



# 孤岛

D-I-A-R-Y

# 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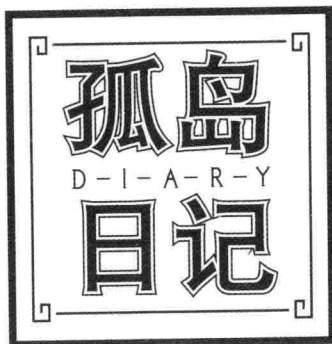
Chuck Palahniuk

美国 |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胡红群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Chuck Palahniuk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胡红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日记 / (美) 帕拉尼克著; 胡红译.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4.12

(恰克·帕拉尼克作品系列)

ISBN 978-7-5502-3304-1

I. ①孤… II. ①帕…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8589号

### 孤岛日记

作 者: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译 者: 胡 红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编辑: 王秀莉 汤 胜

封面设计: 周延辉

版式设计: 姚建坤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90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15.5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304-1

定价: 36.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243832

你从哪里得到灵感？

6月21日 下弦月

今天，一个男人从长滩城<sup>①</sup>打电话来。他在留言机上留了很长一段话，他时而嘟哝时而高喊，说话忽快忽慢，赌咒发誓并威胁说要报警逮捕你。

今天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不过话又说回来，哪天不是呢？

今天的天气是焦虑逐渐增强，转完全的恐惧。

那个从长滩城打电话来的男人，他说他的卫生间不见了。

---

① 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城市，是加州第五大城。

6月22日

当你读到这本日记的时候，你已经老得自己都记不清了。

你的雀斑的学名是色素过度沉着斑点。皱纹在解剖学里的学名叫褶皱。你脸部上方的这些个褶皱，也就是你前额和眼角的皱纹，叫作动力性皱纹，也被称为功能亢进面线，是由于皮肤下面的肌肉运动所致。脸部下方的多数皱纹为静止性皱纹，通常是由于日晒和重力引起。

让我们好好照照镜子。仔细看看你的脸，看看你的眼睛、你的嘴巴。这是你认为你最了解的。

你的皮肤结构有基本的三层。你能触摸到的是角质层，这是一层由下面的新生细胞推上来的扁平的、已经死亡的皮肤细胞。你能感觉到那种油腻感其实是你的酸性保护膜，这层油腻和汗质感的外膜保护你免受细菌和真菌的侵害。在角质层下是你的真皮。真皮下面有一层脂肪。脂肪下面是你的面部肌肉。

也许你还记得艺术学院《人体解剖学 201》课上讲的这些。不过，没准你已经忘了。

当你撅起上唇——当你露出那颗上牙，就是那颗被博物馆的保安打断的牙——这是由于你的提上唇肌在活动。你的“冷笑肌”。让我们假想你闻到了一股陈腐的尿骚味。假想一下你的丈夫刚刚在你们家的车里自杀了。想象你不得不出去用海绵把他的尿液从驾驶座上吸走。假想你还不得不开着这堆臭烘烘的锈铁去上班，而每个人都看着你，都知道是咋回事，因为这是你仅有的一辆破车。

这些事听上去耳熟吧？

想象一个正常人，工作是整天在餐厅里伺候人，累个半死地回到家，却发现她的丈夫在家里的车中窒息而死，尿流了一裤子时，她禁不住失声尖叫，这只不过是她的口轮匝肌展开到了极限。毋庸置疑，一个无辜的正常人绝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

你的每边嘴角到鼻子一侧的那条深深的褶皱是你的鼻唇沟，有时候被称为你的“冷笑兜”。当你变老时，你脸颊里面那小块解剖学上称为颧脂肪垫的圆润的脂肪逐渐下沉，直到紧紧地贴着你的鼻唇沟——让你的脸看上去好像永远在冷笑。

这只是一点儿复习课程。一点儿渐进式学习。

稍微复习一下。以防有一天你认不出自己。

现在双唇紧闭作生气状。这是你的口三角肌往下拉你的提上唇肌的两侧。

假想你是一个疯狂热爱自己爸爸的十二岁的女孩。一个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需要爸爸的小姑娘，她希望爸爸总是在身边。想象你每夜睡觉时都要流泪，双眼紧闭着以至于都浮肿了。

你的下巴那橘皮状的纹理，那些个“荡漾”的突起，这是由你的颏肌或者叫“噉嘴肌”造成的。你每天早上都看到的那些日渐加深的嘴角纹，从你的嘴角两端一直延伸到你的下巴边缘，那些叫作木偶纹。你双眉之间的皱纹是头鞍沟。你浮肿的眼皮松弛向下的样子被称为上睑下垂症。你的横向眦线，也就是你的“鱼尾纹”日渐明显，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不过他妈的十二岁而已。

不要假装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你的脸。

现在，笑一笑，如果你还能笑的话。

这是你的颧大肌。它每一次的收缩都会将你的皮肉向后牵引，就

好像窗帘绳带将你客厅的窗帘拉开那样。也如同缆绳将剧院的幕布拉开，你的每个微笑都像是首场演出之夜。都是首映式。你揭开自己的面纱。

现在，模仿一下刚刚经历过自己唯一儿子自杀之痛的年迈母亲微笑的样子。微笑着拍拍儿媳和年幼的孙女的手，告诉她们不要担心——一切真的都会有好结果的。一直保持微笑，挽起你的灰白的长发。去和你的老太太朋友打桥牌。还不忘往鼻子上扑点儿粉。

你看到的自己下巴底下那大块丑陋的脂肪，也就是你的双下巴，它似乎每天都越来越大，抖动得越来越厉害，那是颏下脂肪。你脖子上那一圈皱巴巴的“火鸡皮”其实是颈阔肌纹。你的脸部、下巴和脖子全方位缓慢塌陷是由于重力牵引你的表浅肌肉腱膜系统所致。

这些听上去耳熟吗？

如果你现在有点儿疑惑，请放松点儿。别担心。你只需要知道这是你的脸。这是你认为你最了解的。

这些是你皮肤结构的三层。

这些是你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表皮、真皮和脂肪。

你的老婆、你的女儿和你的妈妈。

如果你在看着这个，欢迎回到现实中。你年轻时充满荣耀的无限潜力，时至今日就是这副德性。只剩下未曾兑现的诺言。看看你把自己的生活弄成了啥样。

你的名字叫皮特·威尔莫特。

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你最终不过就是一坨可怜的臭狗屎。



6月23日

一个女人从海景城打电话来，她说她的亚麻织品衣橱不见了。去年九月她的房子还有六个卧室，两个亚麻织品衣橱，这点她确信无疑。现在她只有一个亚麻织品衣橱了。她来自自己的海滩别墅过夏天。带着孩子、保姆和狗大老远从城里开车过来，拖着一大堆行李进了屋，却发现她的毛巾都不见了。消失了，“噗”一声都没了。

就像遭遇百慕大三角一般消失了。

留言机上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直到每句话结尾都像空袭警报一样，你能听得出她气得直发抖，但更主要的是她很害怕。她说：“这是一个玩笑吗？请告诉我是有人付钱让你这么做的。”

留言机上她的声音还在继续：“拜托了，我不会给警察打电话的。只要你把它恢复原状，好吧？”

在她声音的背后你能够隐约听到一个男孩的声音：“妈咪？”

这个女人从电话边走开，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接着说：“我们不用怕。”

留言机上继续响起她的声音，她说：“给我回电话，好吗？”她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说：“拜托……”

## 6月25日

想象一个小孩子画的鱼骨头的样子——一条鱼的骨架，一端是头骨，另一端是尾骨。中间是长长的脊椎，脊椎上横着一条条的肋骨。这是你通常会看到卡通猫嘴里衔着的鱼骨头。

想象这条鱼是个房屋遍布的小岛。想象那些房子是生活在拖车公园的小女孩会描绘的城堡式的房子——宏伟的石头房子，每一栋都带有密密麻麻树林一样的烟囱，各式屋脊线、厢房顶、塔尖和山墙，像山峦似的越来越高直到屋顶的避雷针。屋顶都是石板的。时髦的铁栅栏。梦幻一般的房屋，凸窗和屋顶窗格外突出。房子周围环绕着完美的松树、玫瑰花园和红砖砌的人行道。

某个可怜的穷苦白人小孩的布尔乔亚似的白日梦。

整个小岛正是在某个拖车公园——例如像佐治亚的蒂卡姆西湖这样的破地方——长大的一个孩子所梦想的地方。当她的妈妈去上班的时候，这个孩子会把拖车式活动房里所有的灯都关了。她会仰面平躺在客厅里破旧的橙色粗毛地垫上。地垫闻上去就像某人不小心踩到了狗屎堆里的味道，很多地方都被香烟头烫成了黑色。天花板上水渍斑驳。她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她能够想象像小岛这种地方的生活。

也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夜很深时——当你的耳朵能够倾听到任何的声音，当你的眼睛闭上比睁着时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

鱼骨头。从她第一次拿起蜡笔，那就是她所画的东西。

在这个孩子成长的所有岁月里，也许她的妈妈经常不在家。她从未见过她的爸爸，并且也许她的妈妈打两份工。一份工是在一家恶劣的

玻璃纤维绝缘材料厂，另一份是在一家医院的餐厅收拾食物残渣。当然这个孩子会向往像这个小岛的某个地方，在那里没有人工作，除了做做家务、摘野蓝莓和去赶海外。或者绣绣手帕，整整花草。在那里每天的生活不是从闹钟开始，以电视结束。她想象这些房子，每栋房子、每个房间，每座壁炉雕花的边缘，每块镶木地板的图案。就这般凭空想象一切。每盏灯或每个水龙头的线条。她能够想象每一块瓷砖，在深夜里幻想它。每一张墙纸的图案。她用粉笔描绘每块木瓦板，每架楼梯和每根落水管，用蜡笔给它们着色。她素描每一条砖石人行道和每一道黄杨树篱笆，然后用水彩分别染上红色和绿色。她看见过，想象过，梦见过它们。她是如此的想拥有它们。

自从她能够拿起铅笔的那天起，这些就是她曾经画过的所有东西。

想象这条鱼的头骨指向北边，尾骨对着南方。脊椎有东西向的十六条肋骨穿过。头骨是村广场，渡轮来往的码头是鱼嘴。酒店是鱼眼。周围是杂货店、五金店、图书馆和教堂。

她给街边的树枝画上冰屑。她描绘鸟儿飞回来，每一只都衔着用来筑巢的海滩杂草和松针。她勾勒比人还高的开花的毛地黄，还有更高的向日葵。她描绘街道两边绿树成荫，地上落满山核桃和栗子。

她能够如此清晰地看到这个地方。她能够想象每一栋房屋里的每一个房间。

她越多地想象这个岛屿，就越发不喜欢现实的世界。她越多地想象岛上的人，就越发不喜欢任何现实中的人，特别不喜欢她那总是疲惫不堪的并且散发着薯条和香烟味的嬉皮士妈妈。

这情况愈演愈烈，直到后来米斯蒂·克兰曼不再奢望做个快乐的人。每样东西都很丑陋。每个人都很粗鲁并且……就是不对头。

她的名字叫米斯蒂·克兰曼。

万一你读到这段的时候她不在旁边，特此提醒你一下，她就是你的老婆。万一你不仅仅是在装傻——你可怜的老婆，她生下来时叫作米斯蒂·玛丽·克兰曼。

这个可怜的傻女孩，当她画海边的篝火时，她能够尝到玉米棒子和煮螃蟹的味道。画一栋房子的植物园时，她能够闻到迷迭香和百里香的味道。

然而，她画得越好，她的生活就变得越糟糕——直到对她而言她的现实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足够好。直到她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直到没有人对她来说足够好，足够优雅，足够真实。高中学校里的男孩不行，其他的女孩也不例外。没有一样东西像她的想象世界那么真实。这情况越来越严重，直到她开始接受学生心理健康咨询，还从她妈妈的钱包偷钱去买毒品吸食。

为了不让人们说她疯狂，她用艺术而非幻象填充自己的生活。真的，她只是想要复制这些幻象的技艺。为了让她的想象世界越来越精确。更加的真实。

在艺术学院，她遇到了一个叫皮特·威尔莫特的男孩。她遇到了你，从一个叫魏坦西岛的地方来的男孩。

不论你来自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岛，你会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不仅死了而且到了天堂，永远安全了。

这条鱼的脊椎是狄威逊大道。鱼的肋骨是街道，第一条是从村广场向一个南部街区的桤木街。之后是桦树街、雪松街、水木街、榆树街、冷杉街、枫香树街、鹅耳枥街，所有街名都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直到鱼尾之前的橡树街和杨树街，在那儿狄威逊大道变成了碎石子路然后是泥巴道，最后消失在魏坦西制高点的树丛中。

这个描述还不坏。当你坐着渡轮从大陆第一次来到岛上时，看上

去狭长的港口就像是一条鱼的嘴巴，等着像圣经故事里讲的那样把你一口吞下去。

如果你有一整天，你可以顺着狄威逊大道走到尽头。在魏坦西酒店吃完早餐，然后往南走一个街区，经过桤木街上的教堂。经过威尔莫特家的房子，也就是以东桦树街唯一的房子，十六英亩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水边。还会经过东杜松街的伯顿家的房子。房子周围的林地上长满了橡树，每一棵都盘根错节、高大无比，如同青苔覆盖的闪电一般。夏天的时候，狄威逊大道上的天空全是一层层浓密的枫树、橡树和榆树叶，树影摇曳，满眼绿意。

你第一次来到这里，你会以为自己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已成真。你的生活从此将幸福快乐直到永远。

关键在于，对于一个只在底下带车轮的拖车式活动房住过的孩子来说，这个小岛看上去像是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她在这里的生活将会永远备受关爱。

别忘了这是一个曾经坐在粗毛地垫上，拿着一盒彩色铅笔或蜡笔描绘这些房子的孩子，画的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子。让我们在脑海里浮现一下她想象这些带门廊和彩色玻璃窗的房子时的模样。再想想有一天这小女孩真的见到了这些房子。和她想象的一模一样。这些她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想象的房子……

自从她能够画画的第一天起，小米斯蒂·玛丽就知道每一栋房子背后化粪池的潮湿的秘密。她知道那些房子墙壁里的电线非常古老，用布包着绝缘，穿在瓷管里并由瓷柱来支撑。她能够勾勒每一扇前门的背面，岛上的每一个家庭都在门后面标注每个孩子的名字和身高变化。

即使从大陆，从相隔三英里海域的位于长滩城的渡口望去，小岛看上去仍然像天堂一般。松树绿得如此深厚，看上去像是黑色的，海浪

不停拍打着褐色的礁石，似乎就是她想要的一切。被保护的感觉。静谧而独立，远离尘嚣。

如今，这就是小岛给很多人的感觉，给很多富有的陌生人的感觉。

对于一个从未在比拖车公园泳池更大的地方游过泳的孩子来说，更不用说拖车公园泳池过多的氯气常让人睁不开眼，当米斯蒂乘坐渡轮到达魏坦西港口，耳闻周围鸟儿歌唱，眼见阳光在一排排的酒店窗户之间跳跃着，她会不为所动？当她聆听着大海涌向防波堤的豪迈声响，感觉到阳光如此温暖，清澈的海风穿过她的头发，闻着盛开的玫瑰浓郁的芬芳……还有百里香和迷迭香的味道，她会毫无感觉？

虽然这个可怜的少女之前从未见过大海，但她已经画过海岬和礁石之上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而且描绘得如此完美！

可怜的小米斯蒂·玛丽·克兰曼。

这少女作为新娘子来到这里，整个岛的人都出来欢迎她。四五十个家庭的人都面带微笑，等着依次跟她握手。一个小学生唱诗班唱着歌，他们扔米粒祝福她。酒店举行了向她致敬的盛大晚宴，每个人都用香槟向她敬酒。

透过商人街高处山坡上的魏坦西酒店的窗户，透过酒店六层楼的一排排窗户，透过门廊的玻璃门窗，还有陡峭的屋顶层线条交错的屋顶窗，他们都在注视着她的到来。每个人都看着她来到岛上并且住进林荫密布的鱼肚子处的一栋大房子里。

刚看了魏坦西岛一眼，米斯蒂·克兰曼就觉得遗弃她的蓝领工人妈妈是值得的。记忆中的狗屎和粗毛地垫。她发誓再也不踏足那个古老的拖车公园一步。她将成为画家的计划也搁置了。

关键在于，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甚至当你年纪更大一些，可能二十出头进入艺术学院时，你对于真正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当某人说

爱你时你想要相信他。相信他只是想要和你结婚，带你回家去住在某个完美的天堂般的岛上。住在东桦树街的一栋大石头房子里。他说他只是想要让你快乐。

并且当然不会，真的，他永远不会想要将你折磨至死。

而可怜的米斯特·克兰曼，她告诉自己，她想要的并不是成为画家。一直以来她真正想要的是房子、家庭和宁静。

然后她来到了魏坦西岛，这里似乎一切都恰到好处。

但后来的事情证明她错了。

## 6月26日

一个男人从大陆的海洋公园城打来电话，抱怨说他的厨房没了。

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也自然。当你在某个地方住了足够长之后，不管是一栋房子、一所公寓或者是一个国家——它都好像太小了。

海洋公园、牡蛎村、长滩、海岸等，这些都是大陆的城镇。丢了衣橱的女人，卫生间不见了的男人。这些不过是在留言机上留了言，重新装修了自己度假屋的人而已。大陆的地名，消夏的人们。你有一栋有九个卧室但是一年也就见到两个星期的房子，你很可能需要几个季节后才会注意到某些部分没了。这些人当中很多有至少半打房子。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也就是投资而已。这些人拥有独立产权公寓和合作公寓。他们在伦敦和香港也有公寓。每个时区都有一副不同的牙刷等着。每个大洲都有一堆脏衣服。

皮特的留言机里那个抱怨的声音说，本来有一个装了煤气灶的厨房。一边墙上装了双烤箱。厨房里还有一个大的双门冰箱。

听着他不停的抱怨，你的老婆米斯蒂·玛丽连连点头说，是的，过去这里很多事情都不是这样的。

过去你只要到渡口就可以赶上渡轮。每半小时一班，去大陆然后返回。每半小时而已。现在是你必须排队等着轮到你。坐在停车场里等着，混在一堆陌生人里面，他们都开着鲜亮的跑车，闻上去尿骚味全无<sup>①</sup>。渡轮要来回三四趟才能轮到你登船。而整个等候的过程中你都

---

<sup>①</sup> 这里是和前文呼应，因为之前提到皮特在车里自杀，小便失禁，米斯蒂不得不用海绵擦洗，还不得不继续开着这辆老爷车去上班。



坐在烈日暴晒下的车子里，闻着那股尿骚味。

现在离开小岛你得花一整个早上的时间。

过去你径直走进魏坦西酒店要个靠窗的位置没问题。过去你在魏坦西岛上看不到随意乱扔的垃圾、车流或者文身。也看不到鼻环、冲上岸来的注射器或者沙子里黏糊糊的用过的避孕套。当然也看不到广告牌或者公司商标。

海洋公园城的那个男人，他说他的餐厅墙壁只剩下完美的橡树护壁板和蓝色条纹的墙纸。踢脚线、挂镜线和油画外框线从角落到角落天衣无缝。他敲了敲，墙壁是实心的，毫无疑问是木头框架的石膏清水墙。他发誓说这堵完美的墙壁中间曾经是厨房门所在处。

在电话上，海洋公园城的男人说：“也许这是我的错，但是一栋房子必须有个厨房，不是吗？难道那不是建筑规范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所要求的吗？”

海景城的那个女人只是在她未能找到一条干净的毛巾时才想起了她的亚麻织品衣橱。

海洋公园城的男人，他说他从餐厅壁柜里拿了一把螺丝刀，在他记得曾是厨房门的地方钻了一个小洞。他又从餐厅壁柜拿了一把牛排刀，把小洞戳大了一些。他用自己的钥匙链上的一个小手电筒照着，脸颊贴着墙往里看。他拼命眯着眼察看，黑暗里居然是一个房间，四周墙上写满了字，他继续眯着眼让自己的眼睛适应，但是在黑暗里他能够看清的也就是只言片语：

“……踏足小岛一步你就得死……”墙上的文字如此，“……立刻以你最快的速度逃离这个地方。他们将会杀死上帝的所有孩子，如果这意味着拯救他们自己的……”

在他的厨房原来的地方写着这样的文字：“……你们所有人被屠